

最近,随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体育与健康专业委员会赴浙江考察,在回沪的路上,路边的巨幅“高炮灯箱”广告驱散了我的睡意,画面左侧是著名影星巩俐的照片,下面是“美丽是睡出来的”广告词,是为床垫做宣传的。

“美丽是睡出来的”吗?

作为宣传床垫的广告词,似乎可以理解,床垫的功能就是“睡”嘛!但睡了我也不想起来,而且能睡出美丽来,就让人费解了。将美丽和床垫、美女捆绑在一起,广告设计者可谓是“匠心独运”,效果可期。商家意在赚钱,且不去说它。

想说的是明星做广告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很正常,但决不应违背科学。

先说美丽。人的美丽是一个整体。健康是依托。车尼尔雪夫斯基说过:“对人来说,美丽不可能与人体的健康分开。”

漂亮脸蛋,爹妈给的,与睡眠八竿子打不着;至于身材,70%左右取决于遗传基因,与睡眠也沾不上边。正如柏拉图所说:“美是一种自然优势”。

女性的美丽与否,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中国古代的“四大美人”,并非一色的柳叶眉、丹凤眼、樱桃小口,而是各有所长。苏东坡诗云:“妍媸肥瘦各有态,玉环飞燕谁敢轻。”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,大美人,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粉丝模仿她,甚至闹出“东施效颦”的笑话来。“情人眼中出西施”,说明西施的标准因“情”而“异”,先有“情”后有“西施”。诚如列夫·托尔斯基所说:“人并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,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。”

国际超级影星索菲娅·罗兰曾说过:“若无迷人的魅力,那不过是商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而已。”这位女影星个子不高,鼻子太长,臀部太宽,论外貌

表,无美可言,但很多人都认为她很美。为什么?有气质。她的仪表、自信的表情,弥补了她形体的某些不足。

再说睡眠。睡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活动,几乎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。睡眠时,身体处于恢复和重新积聚能量的状态。良好的睡眠无疑是美容的秘诀之一。自弗洛伊德之后,睡眠还被认为是心理平衡和补偿的过程。睡眠不足会加速神经细胞衰老、死亡,导致功能失调,新陈代谢紊乱。如果两个星期以上不睡就不能存活。

但睡眠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。美国科研人员调查表明,每天平均睡七八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,不足四个小时,死亡率比前者高80%,而超过十个小时,死亡率则是正常睡眠的人的两倍。

劳动创造了人。“劳”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。“为日孜孜,不敢懈怠”“生命在于运动”。运动使人健康。健康是美的依托。运动使人体的各个部位得到协调发展,精神饱满,体形匀称,“三围”合度,关节灵活,皮肤光洁,美丽动人。

商家花大钱请明星做广告,固然有“美丽”的因素,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在公众中的影响力,即所谓“明星效应”。公众“爱屋及乌”,相信明星代言、宣传的商品。其欺骗性、危害性较大。不信,你去“睡”,看能不能“睡”出“美丽”来!

明星,首先是公民,其次才是“星”,最基本的要求是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,切忌不负责任的不懂装懂,信口开河,只认钞票,不讲公德,做损人事,赚昧心钱。

“美丽是睡出来的”,科学上是无依据的,也是做不到的。但或许是女星们的成功诀窍,也未可知。



戴炳炎

有时,我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似乎不是为了舒展肢体,更像是为了抓住什么倏忽而来、稍纵而去的闪念。

记得多年之前,我曾经投合于那种与自己类似的善感多忧、伤旧惜古之人,偏爱那种性格上的缺陷与伤痕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在我走过了青春、越来越深地步向中年的时候,我的偏爱似乎转向了另外一种自然而从容的生命形态。我自身性格中的那种与生俱来的“多愁善感、郁郁寡欢”,不是消逝毁灭了,而是被一种更加成熟有力的人生姿态融化一体了。

晚上,我就这样在家里走来走去,想想这个,想想那个。闷了一整天,我的思维仿佛被屋里的郁热感染了,急需打开一个通道。

于是,我拿起电话,准备跟好友小幽煲个电话粥。

电话响了半天,那边终于接了,小幽心不在焉地“喂”了一声。

只这一声,我便听出电话那边似乎有点不对劲,仿佛正忙乱着什么。

我迟疑了片刻,只听得那边的背景声音纷乱嘈杂,而且,小幽接连发

出“唉哟……唉哟”的叫声。

我便说,“你没什么事吧?”

“我看世界杯呢!”小幽终于抽空儿说了一句。

然后,又没声了。

隔了一会儿,伴随着又一声“唉哟”,小幽终于大喘一口气,说,“好了,中场休息了。你这电话可真是时候啊。”

接着,小幽充分利用这个空档,不失时机地把球赛复述了一遍,情绪被自己煽动得相当的高昂。

坦白地说,对于我这样一个彻底的球盲,我除了听到一片铺张的毫不吝啬的感叹词之外,似乎听不出什么名堂。便随意问了一声“谁跟谁赛啊?”

小幽吭哧了一下,“嗯……嗯……咳,谁知道呢!”

我立刻笑翻了,“伪球迷不是?还给我上课呢,你可真够不容易的!”

小幽自我解嘲道,“我不是为了省你从头到尾看一遍累着吗。”

我说,“我可累不着,我从来只看关键时刻。”

“什么关键时刻?”小幽很是好奇。

“就是忽然有球员摔



新娘(油画) 吴正恭

有了一个跟头,挺帅的!然后医生上场,忙乎一阵。”

这下轮到小幽笑翻了,“你可真够困难的,看球就看这个啊,我看你是更不容易!”

小幽忽然顿了一下,说“……唉哟,帅哥来了,不跟你说了啊……”。

没等我说一句“晚安”,小幽那边已经挂断了。听筒里一片忙音。

我举着话筒,又傻笑了一会儿,才回过神来。

放下电话,我又在房子里走来走去。想,有一种人,与其说她是不易伤感,莫如说她从不给朋友带来伤感。这两者其实有着本质意义的不同。我觉得,只

有最为厚实豁达的心胸才能滋养出后者那样一份从容闲适的情怀。

小幽大致就是如此吧。

在这夏日的有些闷热的夜晚,几句轻描淡写的言笑仿佛风油精随意挥洒在空气中,沁人心脾,把这一整天地埋藏在书卷里沉闷的褶皱舒展开来。

窗子依旧半开着,夜,却变得那样的馨凉爽意了!

我走到窗前,推开窗子,伫立在月光与灯光的交接处,向远方眺望。一阵细密的小风不知从什么方向吹拂过来,我想,那一定来自朋友的心。

乡间的黎明。

似梦非梦间,一抹幽微的灰白溜进了厚窗帘的一角,一阙天籁的交响诗透过朝雾,好似一道清泉流过我的心田,透彻我的肺腑,音乐把我围裹住了。

领唱的是一组醉人的旋律。我弄不清楚身在何处,朦胧中仿佛自己也成了乐手,迎面飞来一架三角钢琴,我的右手指被鸟儿的歌唱牵动着,在键盘上即兴弹奏起来:/3 2/35 3/ 3 2/35 3/,朝露清润了鸟儿的嗓子,鸟儿们你唱我酬,又一阵鸟鸣让我的左手也搭上键盘,奏出了一组和弦:/7 3/1 3/7 3/1 3/ 啊,不!人类的乐器怎么奏得出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?一百多年前,维也纳森林里的鸟儿正和着牧笛载歌载舞华尔兹呢,被路过的约翰·施特劳斯先生一克隆,便有了“维也纳森林的故事”的起始曲。然而我想,世间最高妙的乐队演奏,恐怕也不及鸟儿曼妙的原唱好听吧!

歌手是谁呀?屋后有丛篁竹,莫非她是只白头翁?或是只客居的莺儿,要么就是只我不知名的仙鸟?抑或今天是鸟儿们的好日子,该不是有凤来仪,百鸟朝凤吧!我欲起床,出去看一看,可转念一想,罢了。晨曦是鸟儿的衣裳,把鸟儿裹得紧紧的,我岂能看得真切?这个时候,倒是斑鸠解了我的好奇心,她在墙根里嘀咕:“咕咕……咕咕馄饨,你们吃饱了做啥不留给我一口?”

这一片甜脆的清音把我的困乏啄去了。当我的心随着鸟鸣飞升起来,却又像刚刚酣饮了一盏甜酒似的,“酒神是音乐的上帝”这话不错,我翻一个身,枕着鸟语,又陶然入梦了。这一次,是轻松快意的梦。

鸟儿说起人话来,率真清纯得可爱。廊檐下的鸚哥见了黛玉,“嘎”地一声扑下来,叫道:“雪雁快打起帘子,姑娘回来了……”少顷,鸚哥长叹一声,接着吟咏:“依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依知是谁?”其辞悲凉,其情可感,听来怎不令人莞尔之余跌足叹息,五内如焚?

这情景令我想起了便衣特务花袭人向王夫人告密有功,赚得了姨娘级别的月钱待遇。王夫人对着从井底捞起的金钗儿尸体垂一把鳄鱼泪。薛宝钗巧语劝慰丑又溜须。她们何曾口出人言,尽皆口吐鸟语是也。何以见得?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,不是在讲鸟语又是什么呢?古人如此,而今也大有效仿者,像做虚假广告极尽坑蒙拐骗之能事的,假善人假慈悲欺世盗名者,至于帮闲浮浪泼皮走卒真乃笔墨难尽是也。

我岂敢对天使般小精灵的啾啾声有丝毫不敬?巨耐前辈鲁智深大师在倒拔杨柳树之际早有浩叹:“你那伙鸟人,你等都是甚么鸟人?”

黄龙风景区的钙化滩流是一个你不得不驻足的地方:脊状坡面上的岩溶,有的呈波纹状,有的呈鳞片状,有的呈螺旋状,流态湍急,却又欲流不能。一种力量美,折射出欲望、刚毅、挣脱。我忍不住想触摸这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黄色滩体。

蹲下身子,才伸手,一行文字射入眼帘:“你的一次轻轻触摸,可能需要百年修复。”我震撼,猛然缩回已经伸出的手。我丝毫不觉得遗憾……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会了一次时间老人,有一种避免了一次弥天大错的欣慰。

修复需要百年

一木

前年我在香港,恰逢4月23日“世界读书日”,香港图书馆听说我在香港,请我当天到图书馆参加活动,和香港著名作家潘金英女士一起和读者见面。我们的时间是上午9时左右,演讲大厅坐满了读者,我们交谈的当然是读书问题。

这样的活动我还是第一次参加,活动结束后,我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请教读书日的活动情况。这才知道,当天

“烂笑姑婆”爱读书

任溶溶

读者见面会从早上开到晚上,有好多场。她给我看一张活动安排表,没想到

表上赫然写着有一位嘉宾是杨干。我不禁问了一声:这位杨干就是“烂笑姑婆”吗?她说:是啊,正是她。

接下来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:这位杨干小姐很爱读书吗?回答是:是的,她非常爱读书。我读我的问题傻,因为电影演员爱读书,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?有些电影演员不但爱读书,而且很有学问。也许她的娱乐片我看多了,总让我看得哈哈笑,她又那么忙,电影一部接一部,实在没想到她还那么爱读书。一时之间,我对“烂笑姑婆”杨干小姐肃然起敬。不管怎么说,爱读书的人总是让人敬重的。

遗憾的是,她那个读者见面会是在下午,我不巧另有约会,要不然我就可以去旁听,既看到她的丰采,又可以看到她 and 读者交流读书心得,她烂笑,场面一定很热闹,充满笑声。

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,她的“烂笑姑婆”雅号到了我们这里改称“大笑姑婆”,因为我们这里没有“烂笑”这种说法。“烂笑”是广州话,“烂”的意思是“喜欢”,“喜爱”。“烂笑”者,爱笑也。爱爱爱喝,我们广州人就说“烂饮烂食”。“烂笑姑婆”泛指爱笑的女人。我小时候在广州,“烂笑姑婆”碰到得多了,可以是老姑婆,也可以是大姑娘,像杨干小姐那样。

铁草

鸟语人言

犀角是犀牛皮肤及毛发的角化物,和牛羊的角完全不同,它含有碳酸钙、磷酸钙、酪氨酸等成分,有一定的药用功效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犀角被神化为能解百毒、能通天入水的一种神物,甚至还成为高等级官员的专用配物,并和玉器、珍珠、象牙一样被列为珍宝。

犀角多作光素,明清时期一些竹木象牙的雕刻艺人把其雕刻技法应用于犀角上,使犀角雕刻达到鼎盛时期。限于犀角的形制和珍贵性,其雕刻造型以杯式居多,诸如此件犀角镂雕鹤鹿同春杯:

杯为非洲犀角制,其画面置于深山老林间,山崖溪涧旁,两位老人促膝谈心,面带微笑,一童子站立身后,怀抱书匣,笑容可掬。老林古松,参天蔽日,极具幽静之意,体现了一种恬淡隐逸的自然之趣。溪涧边置双鹿,一鹿卧,一鹿欲试水溪涧;另有对鹤,一鹤涧中觅食,一鹤展翅回首,似与同伴嬉戏。姿态各异,形象生动。鹤鹿均为古代瑞物,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载:“鹤寿千岁,以极其游”,王建《闲说》诗:“鹤寿千年也未神”;鹿亦可代禄,因此鹤鹿有祝福庆寿之意。此杯材质温润晶莹,色如田黄,堪为犀中之珍。作者采用多种雕刻手法,层次分明,错落有致,做工精致,显示了精湛的工艺水平。

明日刊登一篇《牙雕例赏》,敬请留意。

紫禁瑰宝

明代以前,犀角多作光素,明清时期一些竹木象牙的雕刻艺人把其雕刻技法应用于犀角上,使犀角雕刻达到鼎盛时期。限于犀角的形制和珍贵性,其雕刻造型以杯式居多,诸如此件犀角镂雕鹤鹿同春杯:

杯为非洲犀角制,其画面置于深山老林间,山崖溪涧旁,两位老人促膝谈心,面带微笑,一童子站立身后,怀抱书匣,笑容可掬。老林古松,参天蔽日,极具幽静之意,体现了一种恬淡隐逸的自然之趣。溪涧边置双鹿,一鹿卧,一鹿欲试水溪涧;另有对鹤,一鹤涧中觅食,一鹤展翅回首,似与同伴嬉戏。姿态各异,形象生动。鹤鹿均为古代瑞物,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载:“鹤寿千岁,以极其游”,王建《闲说》诗:“鹤寿千年也未神”;鹿亦可代禄,因此鹤鹿有祝福庆寿之意。此杯材质温润晶莹,色如田黄,堪为犀中之珍。作者采用多种雕刻手法,层次分明,错落有致,做工精致,显示了精湛的工艺水平。

明日刊登一篇《牙雕例赏》,敬请留意。

紫禁瑰宝

读者见面会从早上开到晚上,有好多场。她给我看一张活动安排表,没想到

表上赫然写着有一位嘉宾是杨干。我不禁问了一声:这位杨干就是“烂笑姑婆”吗?她说:是啊,正是她。

接下来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:这位杨干小姐很爱读书吗?回答是:是的,她非常爱读书。我读我的问题傻,因为电影演员爱读书,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?有些电影演员不但爱读书,而且很有学问。也许她的娱乐片我看多了,总让我看得哈哈笑,她又那么忙,电影一部接一部,实在没想到她还那么爱读书。一时之间,我对“烂笑姑婆”杨干小姐肃然起敬。不管怎么说,爱读书的人总是让人敬重的。

遗憾的是,她那个读者见面会是在下午,我不巧另有约会,要不然我就可以去旁听,既看到她的丰采,又可以看到她 and 读者交流读书心得,她烂笑,场面一定很热闹,充满笑声。

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,她的“烂笑姑婆”雅号到了我们这里改称“大笑姑婆”,因为我们这里没有“烂笑”这种说法。“烂笑”是广州话,“烂”的意思是“喜欢”,“喜爱”。“烂笑”者,爱笑也。爱爱爱喝,我们广州人就说“烂饮烂食”。“烂笑姑婆”泛指爱笑的女人。我小时候在广州,“烂笑姑婆”碰到得多了,可以是老姑婆,也可以是大姑娘,像杨干小姐那样。

请正确记述革命纪念地

陈以鸿

夜光杯

又比如7月1日夜光杯登出一首七言律诗《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抒怀》,第二句是“照我兴安路上行”。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兴业路,兴安路则是位于兴业路之北的另一条路,并非一大会址所在,这回是诗作者搞错了。当然,简单地把诗中“安”字改为“业”字是不行的,因为“安”是平声,“业”是仄声,按照格律,这句诗只能重新组织了。

希望作者们在提到革命纪念地时,多加注意,切勿掉以轻心。